

稀見古農書別錄

胡道靜

我國古代的科技遺產，醫、農兩門，最為大宗，其間都保存了豐富的前人經驗。結合現在的情況，加以分析研究，可起古為今用的作用。農書遺產的結賬工作，已有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印了《中國古農書聯合目錄》（1959）和北京農業大學王毓瑚教授編出了《中國農學書錄》（1957）^①，但滄海遺珠，仍有所見，隨手筆記，或作考證，已寫《稀見古農書錄》一稿，在《文物》月刊。茲將最近讀到的未見書及考訂所得，補述《別錄》如次。

《稼圃輯》

《云間韓氏藏書目》子部：“《稼圃輯》一卷，舊鈔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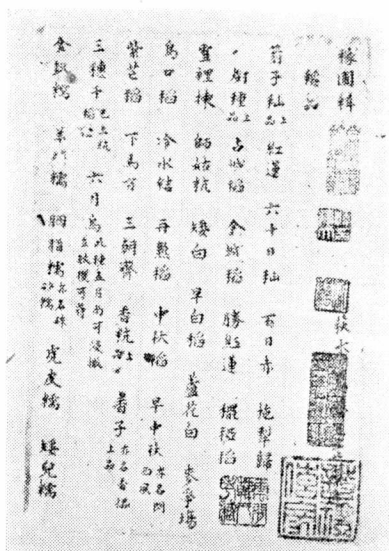
封文叔編《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》子部②：“《稼圃輯》一卷，舊鈔本，士禮居舊藏。”

《杭州葉氏卷盦藏書目錄》卷三·子部·農家類：“《稼圃輯》一卷，清荻水王芷（蒞菴）撰，舊鈔本，一冊。”

版本情況 本書是白綿紙藍絲欄寫本，每半叶九行，每行書二十二字至二十八字不等。全書共五十六葉。按紙張及寫式看，這是一個明鈔本。作者王芷的行迹，尚未查考出來。研究書的內容，得知其寫作時間當在明嘉靖、萬曆間（詳後），因此，作者是明代人。《杭州葉氏卷盦藏書目錄》著錄作者為清人，是不確的。舊著錄記載版本都說是“舊鈔本”，也不夠明確。

本書不僅是一個明鈔本，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是稿本，理由為：一、內容比較凌亂，不似寫定之書而經人傳錄的（詳後）；二、稿上有墨筆和朱筆的塗改、增補、批語和圈點，似出原作者所為。

收藏淵源 本書現藏上海圖書館善本部，是由杭州葉揆初（景葵）先生捐贈給合眾圖書館、遞



葉揆初先生捐贈的《稼圃輯》明抄本書影

經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而入藏的。書上鈐有“卷盦六十六以後所收書”白文方印，是葉先生（1874—1949）在一九三九年以後從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散出的藏書所得，故原有“云間韓氏考藏”（朱文方印）、“韓印繩夫”（白文方印）、“介藩”（朱文方印）、“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携書避難記”（白文長方印）、“曾為云間韓熙鑒藏”（白文長方印）等印記。據《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》所載，書歸韓氏以前，為黃蕘圃（丕烈）士禮居所藏，但現在書上找不出黃氏舊藏的痕迹，既無印記，亦無筆迹。在《云間韓氏藏書目》那個草目上，並無士禮居舊藏之記載，未知封文叔何所據而云然。

撰著時代 本書書名下題“荻水菴庵王芷纂述”八字。王芷的行迹不詳，檢明、清兩代各種傳記皆未得其人。荻水有可能是江蘇北部贛榆縣的荻

① 王先生的《中國農學書錄》在增訂中，將以再版增訂本與讀者相見。

② 《韓氏讀有用書齋書目》，部下列類目。觀其序次，是在農家類中。

水口鎮，但不能確定。檢《贛榆縣志》^①人物門，也未得其人。據我考索書的內容，知作者是明代人，著書時期當在嘉靖後期至萬曆初期之間。其理由是：本書輯錄了不少前人農學著作的話，雖不標明來歷，然據考查所知，迄俞宗本的《種樹書》、鄭璠的《便民圖纂》、黃省曾的《理生玉鏡稻品》和《種芋法》而止；倘然本書是清人著作，則不當不引述明季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。所以知其為嘉、萬間的著作，是因為它的“稻品”一篇，幾乎全是抄錄黃省曾《理生玉鏡稻品》的話，黃省曾生於弘治三年（1490），卒於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故《稼圃輯》成書的上限，不能超越嘉靖後期；又，書中“芋經”一目，題下有注語云：“可備荒年，故附五穀後，”作者是以備荒作物來看待芋艿的，我們知道，明代對各荒糧作物物的栽種，在萬曆二十年（1592）左右是一道界綫；後乎此，是已經知道甘藷（番薯）的高產、易作的性能，從外洋引種進來廣泛地栽培；前乎此，所知的各荒耕作物還只是傳統的芋艿，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、徐光啟的《農遺雜疏》和《農政全書》、王象晉的《群芳譜》等遲出的書，就都談到甘藷，可是《稼圃輯》在指定談各荒作物時還是不講甘藷，因知其著述下限不能超過萬曆前期。

這本著作在歷來的明代著述目錄（如《國史經籍志》、《千頃堂書目》和《明史藝文志》）及古農書目錄（如《中國農書目錄匯編》、《中國農學書錄》和《中國古農書聯合目錄》）中都未曾著錄過。

內容一覽 本書內容涉及的范围，只限於農藝作物，對於畜牧、養魚、蠶桑等，概不涉及。它的篇目如下（我把它分為三組）：

稻品
麥品
荳品
芋品
麻品
栽種吉日等

（以上應屬第一組）

稻經②
麥經
荳品③
麻類
芋經

（以上應屬第二組）

蔬品

水果
果品
栽植移接花木吉日
宜忌種接灌壅諸則
木果品

（以上應屬第三組）

大體上說來，第一組稱“品”的部分，是屬於作物分類學性質的；第二組稱“經”的部分，是屬於農藝經驗性質的。可是很不規則，第三組的蔬品、果品、木果品卻將分類與種藝經驗混合在一起寫，不再分列。因此感覺它是一部未經寫定的稿本。

“蔬品”內載茄子、冬瓜、韭菜、藍菜、藍香、蘿卜、胡蘿卜、茺葵、葱、蒜、菠菜、莧菜、絲瓜、蒼蓬、豆芽菜、茱萸、苦蕒、蒿苳、蕎麥菜、芥菜、香菜、薤、菌、木耳、薑、露葵、燕菁、苜蓿、菱荷、夏秋王瓜、甜瓜、茭白、山藥、蔓青、黃獨、薺菜、蓴菜、芹、瓠、紫菜、黃芽菜、瓮菜四十二種，“果品”內載菱芡、雞豆、蕪菁、茨菇、藕、西瓜、甘蔗、天茄、香芋、落花生十種，“木果品”內載桃、杏、梅、李、枇杷、棗、梨、栗、柿、楊梅、花紅、桔、橙、柑、金桔、牛奶金豆柑、香櫞、朱欖、銀杏、榛、石榴、櫻桃、葡萄、蘋果、荔枝、橄欖、胡桃、羊婆奶、木蘭、無花果三十種。這個名單是按內容抄錄的，篇前原列有細目，卻與內容不符，或目有而實無，或內容有而目缺，此亦為書是未定的稿本之一證。

作者新語 前面說過，本書多錄前人農學著作的舊說而成，但細核之下，知道作者根據自己的調查研究，也有新的東西參加進去。例如，“稻品”一篇雖系錄《理生玉鏡稻品》而成，但在“占城稻”和“金城稻”之間多一“八廚種”云：

“八廚種”出陳墓、周庄，其粒大而有飯，米價比他處頗高，且有收耐水。亦名“狼籍八石”。

“馬鬣糲”後多一條云：

有穗盈尺，每穗谷五百粒，曰“半千糲”。

“麥爭場”條下有作者附加的注語說：

① 贛榆縣無古志，至清代凡三修：康熙十一年，嘉慶元年，光緒十四年，然於清代以前事實，所記均甚簡略，因此《贛榆縣志》之無王芷，亦不能完全證明王非贛榆人。

② 這一日原缺，空出一行。按內容及後面的篇名看，應是“稻經”。

③ 這裏的“荳品”，應作“荳經”。

想即“瓜熟稻”，有种以祀先于七月望者。

“烏口稻”条下也有注語說：

想即“六月烏”也。其稻种每夏初移动一次，即几年可浸可撒。若一年不移动，便不可用矣。若遇水災或缺秧，即六月尚可撒秧；秋水退犹可蒔，但少收耳。

“已刈而根复发、苗再实者曰‘再熟稻’，亦曰‘再撩’”下多一句云：“亦曰‘稻孙’”。“雀不觉”下多二句云：“其性不黏，糯之下品。”“冷粒糯”下多二句云：“亦名‘弗道糯’，极下品。”

“木果品”篇多录《种树书》語，但也有作者訪自老农的經驗，如关于桔树嫁接的技术有以下的記述：

京泉云：“人皆知接而不知灌。以无底栲栳之类，实肥土，套树本根。今年春分灌，三年后春分割断移栽，次年便生，胜于接本。”

吳中王梅村神于接桔，百无一失。聞人群集視效，終无能者。一日，諸圃請教。王曰：“汝輩取貼同，用力同，惟束縛不同。大都兩枝相合，貴在生氣相通，脂膏淡治。起初一縛，切要寬寬隨力，外來以漸從緊。汝輩不論內外前後，加力緊束，則氣不展而脂不粘，故活有分數耳。此心可悟，无他奇術。”由是而推，凡接樹皆然。京泉云：“得氣全在皮里、膜外。”

又如作園籬法，過去农书所載，限于概种枳、刺榆、柳、五加皮等，《稼圃輯》則增加提出了冬羅摩和槲樹（可能是芸香科的灌木）。

北人南居？从书中内容看，作者对于江苏南部，特别是太湖周圍地区的农产品情况是非常熟悉的。所述老农經驗，亦多証明为太湖園人的說法。“稻品”“八种树”說：“出陈墓、周庄。”这两个鎮都在苏州的东南。韭菜下說：“出昆山圓明村者佳。”芡实下說：“出處杭州、崑山第一，吳江第二，車坊第三，葑門為下。”車坊鎮在苏州东南車坊港濱，葑門是苏州城的东門名。荸薺下云：“吳江華林為上品，但不耐久；長洲出陈灣村者佳。”楊梅下云：“光福、銅坑第一，聚塢次之。”光福、銅坑是兩座山名，在苏州西面。西瓜下云：“吳县出苕福，崑山楊庄、圓明，松江枕头瓜，崇明亦佳。”香芋和落花生下都說：“出嘉定。”去圃中橫虫法下說：“此法得之太湖老圃。”白藕豆下云：“收第一、二、三莢作种，隔过两个年朝作种种之，尺余便生莢。太湖头老圃傳。”

按照上述这种情况，作者如果不是太湖边的人，那末也一定在太湖边住了較久的时候。倘然作者果系贛榆荻水口人，則一定是北人南居的了。本书中藕的一条說：“以金坛為最。今以高郵者为尚，土人食之不以為美，过江則味愈佳，且久藏不变。”說明作者对江苏南北部的物产都熟悉，能作比較。王芷邨真是北人南居者耶？

《灌園草木識》

《南洋中学藏书目》記述之部·名物类：“《草木識》十卷一册，明陈正学。”

《灌園草木識》六卷（目作十卷，誤）一册，明崇禎七年甲戌（1634）刊本，是陈正学記其漳州私人植物园中所栽花、果、木、药、蔬的专书，識其名目、状态，兼及扦插之时和澆护方法，因而具有农艺书的性质。前有甲戌中秋前十日何樾（平子）的序文八叶，次有崇禎甲戌孟夏自序二叶，次有凡例，目录各二叶。正文六卷：第一卷，花之屬一百三十种，二十四叶；第二卷，果之屬四十八种，十一叶；第三卷，木竹之屬二十五种，三叶；第四卷，药之屬三十六种，五叶；第五卷，蔬之屬二十五种，四叶；第六卷，杂著（疏、說、序、詩）若干篇，八叶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。书名下題：“东冶陈正学貞鉉著。”

这本书虽系刻本，但流傳非常稀少。竟与写本的《稼圃輯》一样，在历来的明代著述目录及古农书目录中皆未見著录。作者陈正学的事迹，檢明代各种傳記亦未得。仅自何樾序文及自序知他为漳州学者，在东郊有小园，栽植百卉果木，亲自从事园艺历二十多年，因有斯作：——

何序：“貞鉉先生，海內推为大儒，漳中欽其君子。卜居东偏，自命灌園。……先生語不佞曰：‘生平得意處不在多，即此小筑，費几心力！家于斯，園于斯。……出《草木識》相示，不減《山海》、《药性》諸編，再四展讀，知楂梨桔柚各有其美，嘉种良法，得傳于世。……’

自序：“園公之為園也，二十年所矣，无日不从事鑿鋤。園故多花果，因益以奇种。……古人云：‘十年之計樹木。’矧今倍之，宜其抽条擢幹，刺眼娛怀，不能已已者也。第前人所植，今或消靡；

今人所植，后或繁滋。高岸深谷，所不可知。因命管城氏录之，抑亦多識于草木之名。……”

陈正学的小型植物园中，移植了不少的殊方的花木，勤加培护，因此出现了下面两种情况：

- 一、产生了植物生态变异的现象；
- 二、积累了园艺学上改造植物的经验。

在《灌园草木识》中，陈正学不是最自觉地把这些情况记述了进去；在今天看来，却是宝贵的生物学史与园艺学遗产的资料。略征引数则如下：

玉兰：“多从吴、浙中来，用辛夷嫁接。潭场师亦能之，第接在高处，不能如吴、浙中低接殊浑合可喜。”

川茶：“从滇中来。莆人贾杭、浙者，转致诸潭。潭人近以茶树嫁接，第不能浑合无迹。”

樱桃：“种从镇江来。……园亭植之，花而不实。或云，数移则结果。予培以粪壤，四年已能结果矣。”

本书《凡例》中的一则说：“漳南花果，视中原不該不备者伙。茲識园中所有，不敢远及。”因其实事求是，故所纪述弥可貴重。

《芻 牧 要 訣》

《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》卷三·子部·农家类：“《芻牧要訣》一卷，民国杭州叶景葵（揆初）輯，手稿本，一册。”

本书是叶揆初先生（1874—1949）的遗稿，作于其青年时代。书衣上有他自己在1941年的题记说：“此册亦于光緒己亥、庚子間草《太康物产表》时，諮詢老农所得，并非泛泛抄录者。其所言，皆父老口耳相傳，或驗或不驗，必历試而后定，不可以其簡略而忽之也。辛巳正月，景葵記。”光緒己亥、庚子为公元1899—1900年，叶先生时年二十六至二十七岁。

本书内容分三部分：一、养绵羊要訣（十八条），二、防牛瘟要訣（三条），三、牧猪要訣（三十条）。养绵羊要訣和牧猪要訣涉及到以下各个方面（标题是我拟的，原来并不分門，也不按門类的順序写，是忽而这門，忽而那門，为随聞随录之体例的）：

本书总结了河南省太康县老农对主要家畜的

类 别		养羊(条数)	牧猪(条数)
性 格		4	2
建 舍		1	9
飼 养		3	11
牧 放		3	—
治 疗		3	6
繁 殖		2	2
积 肥		1	—
剪 毛		1	—

芻牧經驗，为畜牧兽医遗产的一部分。老农們非常重视家畜的清洁卫生問題，如說：“人謂猪性好秽，此大不然。猪当暑月，輾轉于污泥之內，乃其性畏热，以此冷其身。观其寢处之地，必擇美好洁淨之处而后眠，然則猪实好洁之兽也。”又說：“猪飲槽宜每日換清水二次。食槽食毕，宜洗淨再添。”又說：“牛最喜洁，牛尾尤不可稍沾污秽。喂养之所，地下須开一沟，令牛尿可以流至别处。总宜十分干淨，而牛身及尾，务須时常洗刷。”又說：“羊怕生虱，羊圈上多挂蕎麦秆，可以去虱。”这是我們飼养家畜的一项优良傳統。书內其他經驗及医方，也多可取的。

《太康物产表》

《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》卷三·子部·农家类：“《太康物产表》一卷，民国杭州叶景葵（揆初）、景葵（仲裕）輯，手稿本，一册。”

本书是叶揆初先生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（1899）侍其父在河南太康县时，偕其二弟仲裕就老农訪問当地物产情况所記，写成于次年庚子（1900），又次年辛丑（1901）正月作“叙”。表分十一类：谷、菜、果、木、药、紡織、酿造、禽、兽、鱗介、杂产，共記錄物产二百七十多种，各有說明。叶先生后于辛巳（1941）又书題記一通，末尾說：“此表虽寥寥数頁，然諮詢不厌其煩。往往步行至农家，参伍考求，斟酌而定。渴則席地，以制錢购地上所种葛苣狂啖以解之。”足見少年朝气，同时亦足見这份資料是認真調查之所得。我所見到的地方物产調查单行本专著，有《撫郡农产考略》、《洞庭东山物产考》等，此又为一种。

本书叙文說：“太康昔者利紅花，紅花之外，棉之

利上上。今者紅花之利蹶，棉則村村植。但聞深秋農相語曰：‘今年收成薄。’諮之老者，曰：‘十余年前，每亩可二百斤。’‘今何若？’曰：‘丰者百斤。’于是終岁所冀，不于棉，于麦若杂粮。麦获，梟之，易杂粮以食；不获则饥。麦获则爭售，市儉劫之，不得价。故丰亦婁，歉亦婁。”写出了旧社会中农民深重的痛苦。

叙文及題記，均曾載于《卷盒書跋》（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）中，可以参考。唯叙文第一句“光緒己亥春”的己字誤排为乙字，須予更正。

《經籍佚文》中的农书遺珍

《中国丛书綜录》第一册·总目分类目录·汇编·輯佚类：“經籍佚文”，清王仁俊輯，稿本。

《月令佚文》一卷。《汜胜之书佚文》一卷，汉汜胜之撰。《田家五行志佚文》一卷，元陆泳撰。《要术佚文》一卷，后魏賈思勰撰。

《农桑衣食撮要佚文》一卷，元魯明善撰。《南方草木状佚文》一卷，晋稽含撰。”

吳县王抃郑先生仁俊（1866—1913）是清代輯佚学者的后勁，平生所輯佚书遺文凡数百种，分为两大編：一編名《玉函山房輯佚书补編》，所以继馬竹吾（国翰）之业，輯录玉函山房未輯之书；一編名《經籍佚文》，所輯皆現存古籍或已經輯佚之书尚有遺文可补者。兩編均未刻，稿本現藏上海图书馆。

《經籍佚文》所輯各书佚文凡一百十六种，其中与农学有关者凡六种，即：《月令》、《汜胜之书》、《田家五行志》、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农桑衣食撮要》和《南方草木状》。至于《桂海虞衡志佚文》一种，所輯内容恰无与农学有关者，所以不予拦入。

《月令佚文》据《黄帝素問》入輯一条。

《汜胜之书佚文》据《尔雅翼》及《广群芳譜》入輯一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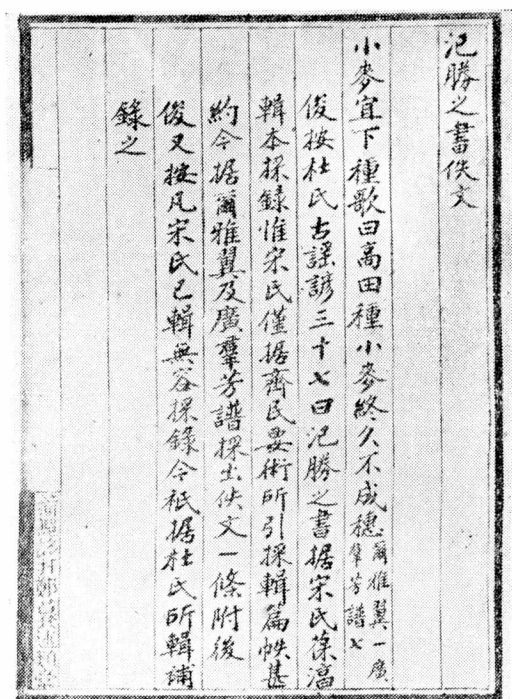
《田家五行志佚文》据《群芳譜》入輯十五条。

《齐民要术佚文》据《漫叟詩話》入輯一条。

《农桑衣食撮要佚文》据《群芳譜》入輯一条。

《南方草木状佚文》据《齐民要术》入輯一条。

抃郑先生所輯佚文，种数頗多，但每种未必一定作了很周密的輯录。如《南方草木状佚文》仅据



《齐民要术》卷十“竹”的一章輯录了一条，这一条在《要术》上是标明引《南方草木状》的；《要术》中所引《南方草木状》共有二十条，与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作比較：題有文異者五条，題文相同者一条，余十四条是今本所无。其它书所引《南方草木状》或《南方草木状》，如《艺文类聚》、李善注《文选》、章怀太子注《后汉书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全芳备祖》等，也都有今本《南方草木状》的佚文。可見抃郑先生所輯，有些书还是很不够完备的。

蟑螂与书籍

丁 一

蟑螂又名蜚蠊，軀体不大，呈赤褐色，触角甚长，雄的前后翅长到可以盖住軀体，雌的較短，脚扁平，行走迅速，摸触之发出恶臭。这种昆虫原为厨灶間常見的害虫，也是使爱书者感到头痛的害虫。

經常看到书上产生褪色的斑点和斑块，以为是由于发霉或由于潮湿所致，其实是蟑螂钻进布封底下吃掉淀粉摻料，或是咬破布封吃掉露出的浆糊所致。这种現象尤以布封面的书籍出現得較多。

为了保护书籍不受蟑螂損害，目前含毒药剂还不十分有效，而且在蟑螂吃掉它以前，书籍本身也会受到損害，所以不宜采用。最有效的防护办法，是在整个布封上塗敷一层清漆，使蟑螂聞不到塗层下面的淀粉味，从而免除損害。所用的清漆，不論是虫漆，硝酸纖維清漆或亚麻子油漆，都有上述的作用。